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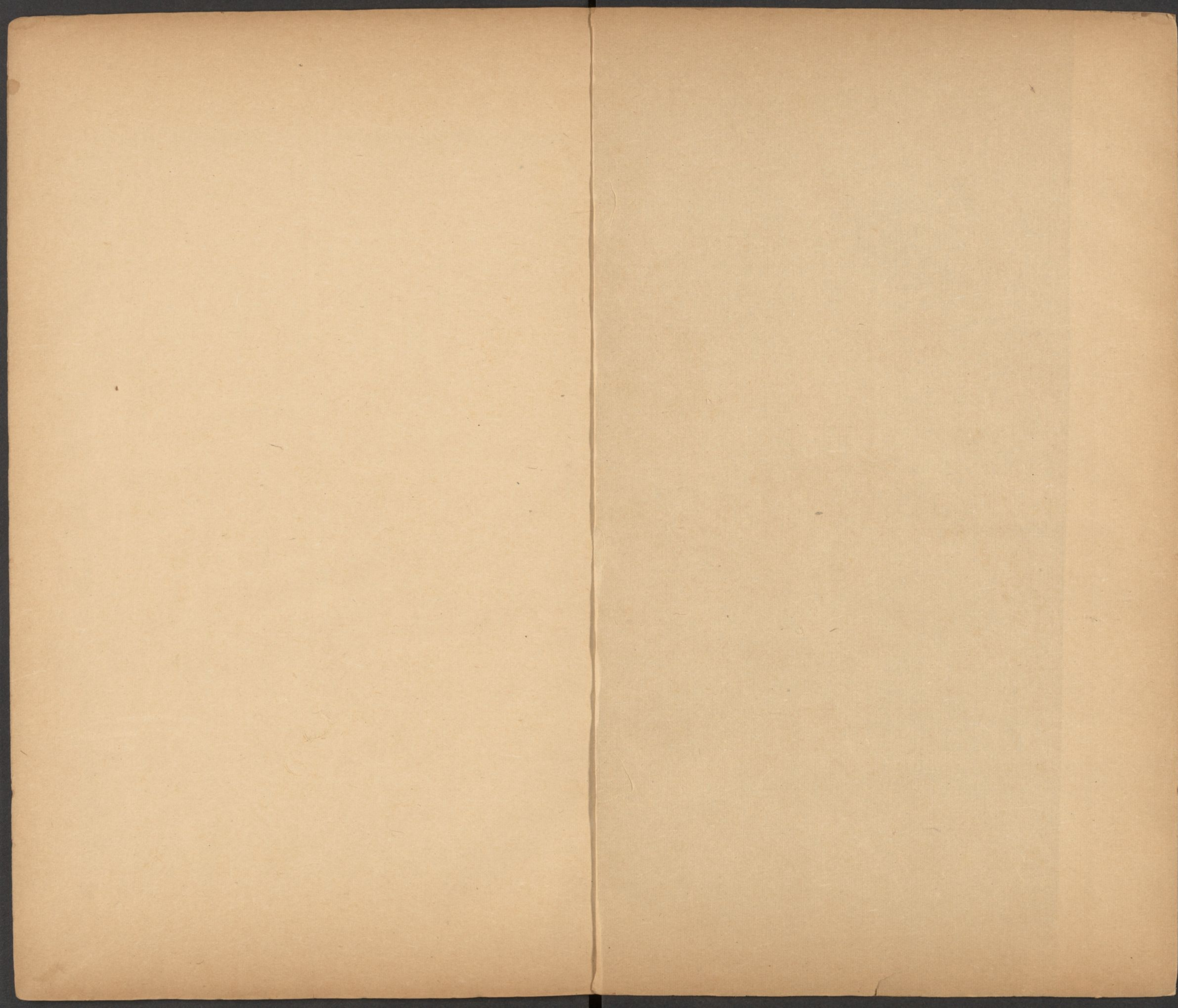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宦者傳第一

廿九  
三  
六



宦者傳

通志一百七十九

秦

趙高

前漢

李延年

後漢

鄭衆

孫程

單超

徐璜  
左官

具瑗  
唐衡

侯覽

曹騰

蔡倫

石顯

弘恭



曹節

呂彊

張讓 趙忠

後魏

宗愛

仇洛齊

孫小

趙默

王琚

張宗之

劉鵬

張祐

抱疑

王遇

苻承祖

王質

李堅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溫

孟藥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張景嵩  
毛暢

北齊諸宦者

臣謹按心平者然後可以語道氣和者然後可以論  
人論人之道不可偏徇仰觀諸天則帝坐之旁有宦  
者之星遠稽諸古則周官之書有寺人之職而先儒

之論直欲無宦者可乎人之邪正色色有之言宦寺  
之中而無正人乎司馬遷班固不立宦者傳特取數  
人在佞幸篇如此是絕人爲善之路也且巷伯之辭  
著於風雅勃鞞之忠載於春秋繆賢之賢能薦相如  
韓談之勇能刃趙高西都則張澤安劉之功參乎平  
勃東京則繫巴按節之義間乎陳竇歷世班班皆有  
其人惜乎史家畧之不得而記云

秦

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昆弟數人皆生而隱宮其母被

刑僂世世卑賤始皇聞其彊力通獄法舉以爲中府令  
使教公子胡亥決獄高嘗有罪始皇使上卿蒙毅治之  
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爵始皇以高之敢於事  
也赦之復其官爵高以故深怨蒙氏始皇三十七年十  
月行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高以中車府令兼行符  
璽事與丞相斯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  
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而蒙毅兄恬爲將胡亥以少子  
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至沙丘病甚  
令高爲書賜長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

葬書已封未授使者而始皇崩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

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少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高曰時乎時乎聞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

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材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故內官之厮役也幸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黜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學輕財重士辯於心而拙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審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足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

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木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

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嘆垂涕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之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巡勅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愁望扶蘇為



人子不孝其賜劔以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

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

此樂乎二世曰爲之柰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陽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矧死於社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

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二世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郡縣皆殺長吏以應之者時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

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  
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  
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  
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持事事來有  
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  
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  
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  
盜多今上急發繇作阿房宮治直馳道聚狗馬無用之  
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

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  
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  
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  
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  
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  
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  
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  
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  
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豨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

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告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  
 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  
 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  
 狀李斯知為高所陷乃上書言高擅權與陛下等將有  
 齊田恒宋子罕之事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  
 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繫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  
 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  
 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  
 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狃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

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  
 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  
 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  
 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恒等所為於是二世使  
 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李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  
 賓客高治斯榜掠千餘斯不勝痛自誣服斯又自負其  
 辯有功無反心從獄中上書自陳幸二世悟而赦之高  
 使棄去不奏又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  
 往來覆訊斯更以實對輒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

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  
已擊殺之矣高皆妄爲反辭以相傳遂具斯五刑論鬻  
斬咸陽市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遂拜高爲丞相事無  
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其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  
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  
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  
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  
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  
其子婿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中趙

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  
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  
夷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  
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  
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欲壞  
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扶蘇之子子嬰立  
之子嬰即位以計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  
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高三族

前漢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  
刑給事狗監中主女弟得幸於武帝號李夫人列后妃傳  
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  
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絃歌所造詩為之新  
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由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  
千石印綬而與上卧起其愛幸埒於韓嫣久之延年弟  
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上遂誅  
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氏外戚之家也衛青霍去  
病皆愛幸然亦以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  
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尚書官恭明習法令  
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  
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  
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  
以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  
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  
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  
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

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爲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  
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  
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聽由是大與  
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  
在望之傳後大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  
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索求  
其罪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臯髡爲城旦及  
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他事論死自是公卿以  
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牟梁少府五鹿充宗

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牟邪石邪五  
鹿容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執也顯見左  
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內顯心  
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脩勅宜侍帷幄天子召見  
欲以爲侍中遂請閒言事上聞遂言顯顯權天子大怒  
罷遂歸故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  
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  
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  
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乃下詔嘉美野王廢而

不用語在野王傳顯自知顯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  
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  
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  
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  
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笑以其書示顯顯  
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  
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明主獨知之愚臣微賤誠不  
能以一軀稱快萬衆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受後宮  
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

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坐免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  
貲一萬萬初顯聞衆人凶凶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  
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媢已病之是時明經著節  
士琅邪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  
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  
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  
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定陶恭王愛幸顯擁  
祐太子頗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為長信中太  
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



惡及其黨與宰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  
慙不食於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  
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  
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宰與陳實無賈賈讀為價

後漢

鄭衆字季產南陽犍人也為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初  
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  
位鉤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  
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

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  
策勲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  
始焉十四年帝念衆功美封為鄴鄉侯食邑千五百戶  
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戶元初元年卒養子閎  
嗣閎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紹封衆曾孫石  
讎為關內侯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  
為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預參帷幄倫有才學  
盡心敦謹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

客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  
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  
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  
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  
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元  
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宿衛封爲龍亭侯邑三百戶後  
爲長樂太僕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  
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漢家法令倫坐  
典其事倫初受竇太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  
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勅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乃沐  
浴整衣冠飲藥而卒國除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安帝時爲中黃門給事長  
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  
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  
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閏  
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讒譖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  
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閏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  
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盾令陳達及王聖聖

小四  
女伯榮扇動外內競為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  
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  
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顯朝權  
乃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  
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與姓渠名王以  
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  
斷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王康先為  
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  
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

諸王子簡可為帝嗣未乃八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  
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為誓四日夜程等  
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  
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執積  
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  
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  
立之是為順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  
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  
為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

虎賁中郎將閻崇屯朔平明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顯以詩所將衆少使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曰使收景尚書郭鎮時卧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史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劔擊景墮車左心以戟义其胷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旦日令侍御由以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乃

下詔封孫程為濟陽侯食一萬戶王康為華容侯王國為鄴侯各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五千戶彭愷為西平昌侯孟叔為中廬侯李建為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臨沮侯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元為襄信侯楊佗為山都侯陳予為下雋侯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千戶魏猛為夷陵侯二千戶苗元為東阿侯千戶是為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亦各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

等爲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  
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爲宜城侯程旣  
到國怨恨恚懟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往來山中詔  
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  
功勲悉徵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  
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  
五官中郎將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謚剛侯侍御史持  
節監護喪事東輿幸北部尉傅瞻望車騎程臨終遺言  
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爲淳

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興渠爲高望亭侯四年詔宦官  
養子悉聽得爲後襲封爵著定于今王康王國彭愷王  
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黃龍揚佗孟叔李建張賢史  
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  
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  
覺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娥奪爵歸田舍唯馬國  
陳予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  
傳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  
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竝擢爲中常侍梵坐臧罪減

死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  
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  
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名又未嘗交知  
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巨舉者  
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爲都鄉侯  
三百戶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  
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  
及帝即位騰爲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  
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爲費亭侯遷  
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閹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  
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  
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  
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谷間搜得其書上奏太  
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  
遂寢暠奏騰不爲纖介常稱暠爲能吏時人嗟美之騰  
卒養子嵩嗣种暠後爲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爲公乃曹  
常侍力焉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

位至大尉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琅邪爲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陰人唐衡潁川郟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爲中常侍悺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太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威振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所鴆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常懷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

得者有誰乎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二人詣門謝乃得釋徐璜具瑗常私恣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專固國朝迫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如何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去聲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

之館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  
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館上蔡侯衡汝  
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  
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  
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疾病帝遣使就拜車騎將軍  
明年薨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治  
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  
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

虎唐兩墮

謂隨意不定也

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

銀蜀眊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  
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  
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  
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弟安為河東太  
守弟子匡為濟陰太守璜弟盛為河內太守館弟敏為  
陳留太守瑗兄恭為沛相皆為所在蠹害璜兄子宣為  
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不  
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  
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為東海相有告言



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諫爭  
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  
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  
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  
下民不堪命起為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  
故事璜卒賻贈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  
奏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  
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棺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  
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為都

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為鄉侯租入歲計  
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為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為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執  
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  
乃假百官奉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  
侯又託以興誅梁冀功進爵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  
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濊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  
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  
珪大恐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

行北海人後為京兆尹有治名世稱為長者覽等得此愈  
放縱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  
誅滅之没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  
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  
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建寧二年喪  
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  
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  
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臺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  
制度重深潛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椁雙闕高廡一百

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家  
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没資  
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  
得御覽遂誣儉為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  
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  
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  
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  
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

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者騰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

武等詔令太官給塞具賜瑀以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至心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罷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畫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出殺中常侍侯覽多人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善者於是詔殺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善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

校朝臣多以為言乃免刑復公由干徵之節遂與王甫等  
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  
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  
子兄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  
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百  
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  
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  
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為朱瑀  
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條陳其罪乞一切誅戮章寢不報  
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  
子傳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彊字漢盛河南成臯人也少以宦者為小黃門再遷  
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彊為都鄉  
侯彊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  
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  
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  
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  
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俱有趙高之禍未被

通志官者傳第一 九六  
輾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  
茅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  
爲蕃輔受國厚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而交結邪黨下  
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  
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荒蕪人用不康  
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  
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旣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  
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  
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

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恤宮女無用填積  
後庭天下雖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  
致災况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  
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稅  
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  
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  
事又承認書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  
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踈  
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

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聖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倣效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對尸子曰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厩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

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訶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口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勲烈獨昭陛下旣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旣斃而妻子遠播天下凋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類家屬則忠貞路

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積私藏取  
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疆上疏  
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陛下豈  
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歛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  
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  
道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  
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  
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  
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

劾請一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  
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  
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玼之  
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玼則  
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玼爲責書奏  
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疆所宜施行疆欲先誅  
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  
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  
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構疆云與黨

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彊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不  
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彊彊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  
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惓復譖曰彊  
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遂收捕宗親  
沒入財產焉時宦者濟陰丁庸下邳徐行南陽郭耽及  
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爲清忠皆在里巷不爭  
威權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登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  
行路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  
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  
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  
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爲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  
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  
時爲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延熹八年黜  
爲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竝遷中常侍封  
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  
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或形誼赫扶風人孟佗資  
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



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  
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  
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  
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  
佗為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  
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  
寵父子兄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黃巾既作  
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  
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

子兄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立一推財利侵掠百姓百姓  
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  
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  
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  
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貲有詔皆冠履視事如  
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  
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  
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言遂詔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  
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諂徐奏事

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面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歛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謹呵不中者因彊折賤買十分崔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爲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出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

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室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

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  
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宦者得志無  
所畏憚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候臺宦官恐  
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  
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明年遂使鉤盾令  
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  
蒼龍玄武闕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  
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  
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  
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  
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  
海復以忠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  
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泄讓忠等  
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殺忠捕宦官無少長皆  
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  
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後魏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罪為闡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

平元年元正大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羣臣以愛為秦郡  
公景穆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多行非法景  
穆每銜之給事中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  
為權勢太武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盛等案  
其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成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  
穆遂以愛薨是後太武追悼景穆不已愛懼誅遂謀逆  
二年春大武暴崩愛所為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  
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秘不發喪延疋二人議  
以文成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文成

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長君延等猶緣未  
決愛知其謀始愛負罪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  
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  
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  
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  
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軍諸軍事  
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兼總  
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羣情咸以為愛必  
有趙高閹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

通志官者傳卷一  
世  
非  
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焉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也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款始出焉翊重  
泉款仕石虎虎末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暉為烏丸護軍長  
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  
驍軍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益嵩妹子洛齊生  
而非男嵩養為子因為仇姓初嵩長女有姿色充冉閔  
婦閔破入慕容儁又傳賜盧豚生子魯元魯元有寵於  
太武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帝帝為訪其  
舅時東方罕有仕者廣益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

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為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  
京魯元候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于桑乾河見而下  
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于太武太武問其才用所宜魯  
元曰臣舅不幸生為闈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闈耳而不  
言其養子帝矜焉引見叙用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黃  
門侍郎魏初禁網踈濶人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  
綾羅戶人樂葵因是請採漏戶供為綸縣自後逃戶占  
為紬綾羅縠者非一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屬守  
宰發賦輕易人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

通志官者傳第一 廿五  
罷之一屬郡縣從征平涼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內都大官卒謚曰康養子儼襲爵太武時又有段霸以謹敏見知歷中常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也父瓚姚泓安定護軍爲赫連屈丐所殺小沒入宮刑會魏平統萬遂歸平城內侍東宮以聰識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中散太武幸瓜步慮有北寇之虞賜爵泥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乃請父瓚贈謚求更改葬詔贈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謚曰

戴小侈拜并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讎小之爲并州以郭祚爲主簿重祚文才兼任以書記時人多之

趙默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自云其先河內溫人也五世祖術晉末爲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而涼州平沒入爲闍人因改名默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關內侯累遷選部尚書能自謹勵當官任舉頗得其

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  
羣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  
詔獻文怒變色復以問默默對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  
不知其他獻文默然良久遂傳位于孝文孝文立默得  
幸兩宮祿賜優厚時尚書李訢亦有寵於獻文與默對  
縮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為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  
孫虓顯為荊州選部監公孫邃為幽州皆曰用能實有  
私焉默疾其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  
與祿國之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勲能俱

立不過列郡今訢皆以為州臣實為惑獻文從之於是  
默與訢遂為深隙訢竟列默為監藏囚默為門士默廢  
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還入為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  
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昔及訢將獲罪默因構成以誅  
之然後食甘寢安志於職事出為鎮南大將軍儀同三  
司定州刺史進爵為王克己清儉憂濟公私時或有人  
欲行私賂默曰官高祿厚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非情願  
終無所納帝聞之賜帛五百匹穀一千石後薨於冀州  
刺史追贈司空謚曰康子熾嗣

王琚高平人也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琚以泰恒中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見叙用稍遷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孝文以琚歷奉前朝志存公正授散騎常侍後歷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進爵高平王孝文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物不可稱計及降爵為公扶老自平城從遷洛邑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卒年九十贈冀州刺史謚靖公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也家世寒微父孟舒晉將劉

裕西征板假洛陽令初緱氏宗文邕謀反脅孟舒等起事孟舒敗走免宗之被執入京厲刑以忠厚謹慎擢為侍御中散賜爵鞏縣侯歷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書進爵彭城公後例降為侯卒於冀州刺史贈懷州刺史謚曰敬始宗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宋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宮服章蕭被命在內豫見訪採數蒙賜賚云

劇鵬高陽人也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充宦官性通率不以閤闈為耻孝文遷洛常為宮官任事幽



通志官者傳一  
后之惑薛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卒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也父成扶風太守太武末坐  
事誅祐充腐刑積勞至都館內藏曹給事中時文明太  
后臨朝中官用事祐以左右供奉合旨寵幸冠諸閣官  
特遷爲尚書進爵隴東公仍館內藏曹未幾監都曹加  
侍中與王叡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爲造甲第宅  
成孝文太后親率文武往宴會焉拜尚書左僕射進爵  
新平王受職于太華庭備威儀於宮城之南觀者以爲  
榮孝文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禁

二十餘年未曾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  
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太和十年薨  
孝文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贈司空謚曰恭葬日車  
駕親送近郊祐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內職有姿貌江  
陽王繼以女妻之襲爵降爲隴東公又降爲侯

抱疑字道德安定石唐人也居於直谷自言其先姓祀  
漢靈帝時把匡爲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易氏即家焉  
無得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家染其逆及乾王  
敗父睹生逃免疑獨與母没入內宮受刑遂爲宦人小

心慎密累遷中常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  
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孝文文明太后嘉  
之以為殿中侍御尚書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睹生拜  
太中大夫將還見於皇信堂孝文執手曰老人歸途幾  
日可達好慎行路其見幸如此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謚  
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繒綵及絹八百疋以供喪用并別  
使勞慰加疑大長秋卿疑老疾乞外祿乃出為涇州刺  
史特加右光祿大夫將之州孝文餞於西郊樂器兩殿以  
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以刺史從駕南征以老舊每見勞

問數追稱疑之正直命乘馬出入行禁之間與司徒馮  
誕同例軍迴還州自以故老前官為政多守往法不能  
遵用新制侮慢士族簡於禮接天性酷薄雖弟姪甥壻  
略無存潤卒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為後又養太師馮熙  
子次興疑死後二人爭立疑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熙  
子為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於本族老壽  
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前洛州刺史陰平  
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臊聲布  
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

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正臯詔可之老  
壽死後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老壽及石榮祖父皆造  
碑銘就鄉建立言西方直谷出二貴人石榮自被劾後  
遂廢嗣子長宣位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党不蒙  
俱為羌中彊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為鉗耳氏宣武時  
改為王焉自晉已來恒為渠長遇坐事腐刑累遷吏部  
尚書爵宕昌公出為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  
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孝文對李冲等申后無咎

而稱遇謗議之罪遂免遇官奪其爵宣武初為光祿大  
夫復舊爵馮氏為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嘗更奉  
接徃來祇謁不替舊敬遇性工巧彊於部分北都方山  
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陸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  
脩廣文昭太后墓園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  
監作雖年在耆老而朝夕不倦遇長於人事留意酒食  
之間每逢寮舊觴膳精豐然競於榮利趨求勢門趙脩  
之寵也遇深附會受勅為之造宅增於本旨答擊作人  
莫不嗟怨卒於官初遇之疾太傅北海王與太妃俱徃

臨問視其危惻爲之泣下其善奉諸鬻致相悲悼如此  
贈雍州刺史

符承祖略陽氏人也因事爲閹人爲文明太后所寵賜  
爵略陽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  
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贓應死孝文  
原之命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頗解書  
學爲中曹吏內典監稍遷秘書中散賜爵永昌子領監  
御遷爲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進爵魏昌侯

轉選部尚書出爲瀛州刺史風化粗行人庶畏服之而  
刑政峻刻號爲威酷孝文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  
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陸叡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璽書手  
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寶掌入爲大長秋卿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文成初坐事爲閹人稍遷給  
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  
質等而亦見任用宣武初自太僕卿出爲瀛州刺史本  
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卒於光祿大夫  
贈相州刺史太和末又有秦松白整位竝長秋卿

劉騰字青龍本原城人也徙屬南兖州之譙郡幼時坐  
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孝文之在懸瓠騰使詣行  
在所帝問其中事騰具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  
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仍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兗采  
召人女還遷中給事靈太后臨朝以預于忠保護勲除  
崇訓太僕加侍中封長樂縣公拜其妻魏氏爲鉅鹿郡  
君每引入內受賞賚亞於諸主外戚所養二子爲郡守  
尚書郎騰曾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遷衛將軍儀同三  
司後疾瘳拜命孝明當爲臨軒會大風寒乃遣使持節

授之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而姦謀有  
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內外碎  
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  
主脩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爲郡帶戍人資乖越清  
河王懌抑而不與騰以爲恨遂與領軍元乂害懌廢靈  
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  
明帝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  
寒乂使中常侍賈粲假言得明帝書密令防察乂以騰  
爲司空表裏擅權共相樹置乂爲外禦騰爲內防迭直

禁闔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殿門四  
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義騰之手八坐九卿旦造騰宅  
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  
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  
削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  
有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隣居開廣室宇天下  
咸患之正光四年薨于位中官爲義息縲經者四十餘  
人騰之立宅也奉車都尉周恃爲之筮不吉深諫止之  
騰怒而不用恃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

死聽事甫成陳尸其下追贈太尉冀州刺史葬日闔官  
爲義服杖經衰縞者以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  
郊野魏初以來權闕存亡之盛莫及焉靈太后反政追  
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沒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叛  
入梁太后大怒悉徙騰餘養子於北裔尋遣密使殺之  
於汲郡

賈粲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與  
元叉劉騰等同其謀謨進光祿勳卿專侍明帝與叉騰  
等伺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殺叉也靈太后明帝同

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粲  
給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  
下殿粲便扶明帝出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  
殿粲既以黨威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  
文和之後遂移家屬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粲意以其  
兄緒為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為西平太守  
靈太后反政欲誅粲以義騰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  
止出粲為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駟殺之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文成時坐事宮刑為王瑒

所養恩若父子累遷為中尹靈太后臨朝為中常侍崇  
訓太僕領中嘗藥典御賜爵華陰子出為華州刺史中  
官內侍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為難  
故遂其請父子納貨為御史所糾遂廢於家後為崇訓  
太僕華州大中正卒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也少以臯刑入事宮掖以謹  
厚稱為中謁者僕射孝文意有所欲軌候容色時有奏  
發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時孝文不豫常居禁  
中晝夜無懈延昌末遷中常侍嘗食典御光祿大夫統

京滌都將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伯明帝所幸潘  
嬪以軌為假父頗為中官之所敬憚後進爵為侯卒於  
衛將軍贈雍州刺史謚曰孝惠

王溫字桃湯趙郡欒城人也父冀高邑令坐事誅溫與  
兄繼叔俱充宦者稍遷中嘗食典御中給事加左中郎  
將宣武之崩羣官迎明帝於東宮溫於卧中起明帝與  
保母扶抱明帝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家宰慮中人  
朋黨出為鉅鹿太守靈太后臨朝徵為中常侍賜爵欒  
城伯累遷左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進爵欒城縣侯

溫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改封武陽縣侯建義初於河陰  
遇害

孟欒字龍兒不知何許人也坐事為闈人靈太后臨朝  
為左中郎將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黧黑於九龍殿下暴  
疾歸家其夜亡欒初出靈太后聞之曰欒必不濟我為  
之憂及奏其死為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  
忻樂時也賜帛三百疋黃金一十斤以供喪用七日靈  
太后為設二百僧齋

平季字幼穆燕國薊人也坐事腐刑累遷新興太守明



帝崩與爾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即位超拜肆州刺史  
尋除中侍中以參謀勳封元城縣侯永熙中加驃騎大  
將軍卒

封津字醜漢勃海蓟人也父令德娶常寶女寶伏誅令  
德以連坐伏法津受刑給事宮掖累遷奉車都尉中給  
事中靈太后令津侍明帝書遷常山太守津少長宮闈  
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為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  
司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為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  
同薨贈司徒冀州刺史謚曰孝惠

金思逸平原人也以罪少充腐刑初為小史累遷中侍  
中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  
以閹寺在明帝左右靈太后亦密仗之通傳意計於明  
帝元義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以姪故未  
即戮又時內外喧喧云義還欲入知故事暢等恐禍及  
已乃啓明帝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義詔書已成  
未及出外義妻知之告太后景嵩暢與清河王息邵欲  
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  
知無廢已狀意小解然義妻搆之不已出暢為潁丘太

通志官者傳一  
四十一  
守景嵩為魯郡太守尋令捕殺暢景嵩孝靜時位至中  
侍中坐事死

北齊

宦者韓寶業盧勒義齊紹秦子徵竝神武舊左右唯閣  
內驅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  
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義等或為中常侍武成時有  
曹文標夏侯通伊長游魯恃伯郭沙彌鄧長顓及寶業  
輩或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顓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  
朝權如寶業及勒義齊紹子徵後竝封王俱自收斂不

過侵暴又有陳德信亦參時宰與長顓竝開府封王俱  
為侍中左右光祿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孝禮劉  
萬通研胥光弁劉通遠王弘遠王子立王玄昌高伯華  
左君才能純陀宮鍾馗趙野義徐世凝荀子溢斛子慎  
宋元賓康德汪竝於後主之朝肆其姦佞敗政虐民古  
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  
綬者多帶甲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至數十人恒出入  
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凶  
逆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逾巨萬丘山之積

貪恠無厭猶以波斯狗為儀同郡君分其幹祿神虎門  
外有朝貴憇息之所時人號為解卸聽諸閣或在內多  
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虎門階然後升騎飛鞭  
競走十數為羣馬塵必至諸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聽  
趨避不敢為言齊盧陳鄧之徒亦意屬尚書卿尹宰相  
既不為致言時主亦無此命唯以工巧務功用長顯為  
太府卿焉神武時有倉頭陳山提蓋豐樂俱以驅馳便  
僻頗蒙恩遇魏末山提通州刺史豐樂嘗食典御又有  
劉郁斤趙道德劉桃枝梅勝郎辛洛周高舍洛郭黑面

李銅提王恩洛竝為神武驅使天保太寧之朝漸以貴  
盛至武平時山提等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  
追贈王爵雖賜與無貲顧眄深重乃至陵忽宰輔然皆  
不得干預朝政武平時有胡小兒俱是康阿馱穆叔兒  
等富家子弟簡選黠慧者數十人以為左右恩眄出處  
殆與宦者相埒亦有至開府儀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  
妙達以能彈胡琵琶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又有何海  
及子洪珍開府封王尤為親要洪珍侮弄權執鬻獄賣  
官其何朱弱史醜多之徒十數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

音樂者亦至儀同開府闈官猶以宮掖驅馳便煩左右  
漸因昵狎以至太官倉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  
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至於胡小兒  
等眼鼻深峻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爲人士  
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  
正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薛榮  
宗常自云能役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  
斛律明月將六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榮宗謂舍人  
元恭是誰冢元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元恭

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  
帽吉莫靴捶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時羣妾多皆類此

五十四  
宦者傳第一

通志一百七十九



